

学术年谱

卞之琳文学年谱^①

刘成才

一九一〇年，一岁。

十二月八日（农历十一月初七），出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卞性和染坊，祖籍江苏溧水。

卞氏祖先源自西周卞国，祖父卞天旦为二十三世，^②太平天国时为避乱从溧水迁居海门，开染坊后捐监生。父卞嘉佑科举不第，接管染坊后经营不善倒闭。卞嘉佑原配生二子一女后逝世，后娶继室薛万芝，生二女二子，卞之琳排行第六，因弟弟夭折，成为“奶末头儿子”。

卞家染坊 1950 年后被汤家镇供销社和乡政府借用办公，后拆除。后由外甥施祖辉在旧址造新居，存有卞之琳生前用四仙桌、老式书橱、瓷质花茶壶、花瓷碟、遗著和遗书。^③

一九一七年，七岁。

入汤家镇陈氏私立国民小学，与后成为左翼影评家的王尘无（王承谟）同坐，并称“双星”^④。卞读书时的女先生陈佩瑾，与海门海霞女子中学创始人凌海霞并称“海门早期新式教育中女教师中的双璧”^⑤。

随父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爱读词章类书籍，尝试旧诗写作，父亲“就在算盘旁边，摊开一本《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类，教我翻读，这倒引发了我对有限的家藏词章方面的书籍产生了兴趣，也暗自学诌几句韵语”，也翻读世界地图和《纲鉴易知录》，“一时倒有过长大去搞史地研究的遐想”。^⑥

一九一八年，八岁。

因感教学内容浅易，转学到汤家镇公立国民第七小学。

一九二一年，十一岁。

秋，初级小学毕业，入浒通镇袁氏国文专修学校，读《孟子》《左传》等。

一九二二年，十二岁。

秋，入麒麟镇启秀高级小学，开始学习英语，“在自然经济凋敝过程中，乡镇破落户人家往往冀望子弟能到洋人当权的邮务海关机构从业进身，以博较丰厚的薪给。受潮流席卷，先母难撑困顿家境，也就特别鼓励我多学点英文，想不到这却导致我对西方文学的关注”^⑦。

① 限于篇幅，本年谱只涉及卞之琳的文学创作，其翻译与学术著作以《卞之琳翻译年谱》另列。

②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 53 页，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2000。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③ 丁士风：《你不知道的卞之琳故居》，《海门日报》2014 年 12 月 1 日。

④ 卞之琳：《淡如水中识醇味：追念尘无》，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 278 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⑤ 徐乃为：《卞之琳的启蒙老师陈佩瑾及其陈氏学堂》，《海门日报》2019 年 10 月 21 日。

⑥⑦ 卞之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 118-119、119 页。

一九二四年,十四岁。

夏,高级小学毕业,随父到上海,购买儿童读物《环游地球记》和冰心诗集《繁星》,“这是我生平买的第一本新诗,也是从此我才开始对新诗发生了兴趣”^①。

秋,入茅家镇海门中学,作文言作文《交通与文明》。此为卞有记载首篇文章,认为交通发达后“交易畅盛,秩序整洁,人民知识日高,设备愈善,文明日进”^②。

一九二五年,十五岁。

夏,因海门中学学生反对校长未能成功,转学至启秀初级中学,受国文老师杨宗时影响,阅读鲁迅《呐喊》、郭沫若《女神》、闻一多《死水》,邮购《志摩的诗》。《女神》给诗人以震撼:“等到我自命不再是‘小读者’的时候,还是初次读《女神》给了我震撼,这不仅因为内容关系,而且感到新诗与旧诗之间在艺术形式上从此开始划出了明确的界线。”^③《志摩的诗》则在诗人“读新诗的经历中,是介乎《女神》和《死水》之间的一大振奋”^④。

是年,作《天真》《月夜》《晚景》《小诗(四首)》等7首诗歌,后发表于1926年7月上海大东书局《学生文艺丛刊》第3卷第5期“诗乙”部分,署名“海门启秀中学卞之琳”。^⑤小诗模仿冰心风格,“所隐含的现代主义诗学观念与风格的萌芽,大概更关乎中国传统诗学、以冰心、徐志摩等人的白话自由新诗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新诗的影响以及诗人的个人性情吧”^⑥。

是年,练习作文,留存有《秋郊晚眺记》《国庆纪念之感想》,从中“能看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作品对作者的影响——文字简洁明快,要言不烦,感情充沛,有散文诗的韵味”^⑦。

一九二六年,十六岁。

春,作文言作文《改革乡里陋俗之我见》《北京民众请愿悲剧》等。《改革乡里陋俗之我见》批判乡间的占卜、巫觋、鬼神等陋俗对于社会文明进化的障碍,认为应破除迷信,改革陋俗。《北京民众请愿悲剧》认为请愿是国民爱国心表现,镇压是人神共愤。文章可见诗人的鲜明现代意识和强烈爱国之心。

中秋后,因年级同学反对教务长,转到江家镇三益初级中学,受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发表过文章的国文教师黄康屯影响较大。

一九二七年,十七岁。

秋,考入上海私立浦东中学,阅读鲁迅主编的《奔流》、徐志摩主编的《新月》及废名的小说,以写诗排遣苦闷,“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正逢‘四·一二’事件以后的当年秋天,悲愤之余,也抱了幻灭感”^⑧。为苏曼殊“春雨楼头尺八箫”诗句感动,“这首诗虽然没有什么了不得,记得自己在初级中学的时候却读过了不知多少遍,不知道小小年纪,有什么不得了的哀愁,想起来心里真是‘软和得很’”^⑨。

一九二八年,十八岁。

阅读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人的诗歌,接触法国象征派诗歌,认为其“与我国传统诗(至少是传统诗中的一路)颇有相通处,超出了‘五·四’初期‘拿来’的主要货色”^⑩。

一九二九年,十九岁。

三月,散步时见墙上所贴止哭平安符:“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借此四行,习作了一个短篇小说,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就带稿在行篋里,以备修改。”^⑪此即短篇小说《夜正深》,后以笔名“季陵”发表于1931年9月9日北平《华北日报副刊》第588号。此为诗人第一篇小说,历时两年,修改近百遍,被认为“跳动着作者感

①③ 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53页。

② 施祖辉:《卞之琳的童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④ 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07页。

⑤⑥ 陈越:《卞之琳的新诗处女作及其他》,《现代中文论》2011年第1期。

⑦ 胡豆周:《卞之琳的作文》,《语文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

⑧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⑨ 卞之琳:《尺八夜》,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7页。

⑩ 卞之琳:《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68页。

⑪ 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44页。

受悲凉人生的滚烫之心”,后作新诗《长途》《古镇的梦》也出自该小说。^①

夏,从浦东中学毕业,在校友录“自志”：“之琳,现籍江苏海门,毕业于三益初中后,来浦校忽忽两载。”^②

暑假后,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好的方面来说,我很羡慕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就是在那儿发生的,出版了不少刊物,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另一方面那时北平是个古城,很荒凉,当时自己的心情也想到这荒凉的古老的地方去,是一种逃避现实,主要是不满现实又看不到出路,是一种 Escape”^③。在南京浦口换乘火车去北京,与前往清华大学读书的钱锺书同车厢,随身携有英国作家卡洛尔儿童文学名著《爱丽思漫游奇境记》,“我现在又不记得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还是《镜中世界》”^④。

一九三〇年,二十岁。

大学一年级,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兼教戏剧课,卞回忆:“他在堂上津津有味地教我们《在学童中间》一诗,俨然自充诗中已成‘头面人物’的叶芝督学,把我们当学童,在我们中间寻找变成当年幼小的女孩子茱德·甘(Maud Gonne)一副稚气的面貌而感慨系之。”^⑤学法文,从原文阅读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象征派诗人的诗歌,对诗的兴趣转到象征派诗。

五月二十六日,在《骆驼草》周刊读到周作人《西班牙的古城》,与李广田、何其芳等产生“对阿左林的注意”^⑥,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因为不满足于从中、英、法文里读阿索林才一度自学了几天西班牙文”^⑦。

九月一日,文章《流想》以笔名“大雪”发表于北平《骆驼草》第17期。

秋,因受环境触动写诗:“在课余或从文学院图书馆阅览室中出来,在红楼上,从北窗瞥见那个景色,我总会起一种惘然的无可奈何的感受……动起笔来就是白话新诗了。”^⑧

秋,作诗歌《群鸦》,后和同期所作《噩梦》《魔鬼底 SERENADE》《寒夜》一起,发表于1931年4月20日上海《诗刊》第2期,《寒夜》被认为最能代表此时风格,“你和我都在里头,一块儿领略那种味道。那味道平常极了,你和我都熟悉,可是抓住了写来的是作者”^⑨;作诗歌《奈

何》,后以《黄昏》为题,和诗歌《望》《小诗》,以及《歌》《太息》2首译诗一起,发表于1931年10月5日《诗刊》第3期;作诗歌《远行》,后发表于1932年7月30日《诗刊》第4期;作诗歌《一个和尚》,“存心戏拟法国十九世纪末期二、三流象征派十四行体诗,只是多重复了两个脚韵,多用 ong(eng) 韵,来表现单调的钟声,内容却全然不是西方事物,折光反映同期诗作所表达的厌倦情调”^⑩,后收入1936年3月商务艺术馆版《汉园集》;作诗歌《一个闲人》,后以《无聊》为题,发表于1931年6月1日南京《创作月刊》第1卷第2期。

秋冬,作诗歌《影子——给 Y》,后以笔名“C-”发表于1931年4月2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453号;作诗歌《静夜》《长的是——》,后以《诗两首》为题,以笔名“人也”发表于1931年4月27日《华北日报副刊》第457号。

十月二十七日,作诗歌《夜心里的街心》,后以笔名“林子”发表于1931年1月10日《华北日报副刊》第357号。“1930年秋冬间我试写了一首自由诗,和稍后译的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辛)一首格律短诗,先后投寄给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于当年11月和次年元

① 丁士风:《故事里的卞之琳(连载)》,《海门日报》2022年1月7日。

② 张薇:《卞之琳先生与浦东之缘》,《文汇报》2022年9月22日。

③ 卞之琳、古苍梧:《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江苏省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组编:《卞之琳纪念文集》,第193页,海门:江苏省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

④ 卞之琳:《介绍江弱水的几首诗》,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09页。

⑤ 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87页。

⑥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第2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⑦ 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93页。

⑧ 卞之琳:《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20页。

⑨ 朱自清:《三秋草》,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5月22日第281期。

⑩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16页。

月先后发表了。这就标志了我文学创作与翻译的正式同步开始。”^①

一九三一年,二十一岁。

二月二十六日,诗歌《家信》以笔名“人也”发表于3月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404号。

二月,徐志摩“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②。徐把卞诗带回上海与沈从文共读,“从文先生极喜你的诗作”^③,并将《群鸦》《噩梦》《魔鬼底 SERENADE》《寒夜》发表于4月20日《诗刊》第2期,《无聊》发表于6月1日南京《创作月刊》第1卷第2期。后徐将卞诗编为《群鸦集》,亲自作序,由沈从文作附记,在《新月》刊登预告,交新月书店出版发行。后因徐于11月19日遇难,出版未果,“据说《群鸦集》快付印了,可是几天后又碰到一二八。从此虽然还不时得到出版的消息,却始终只见到了一次预告”^④。沈从文在《〈群鸦集〉附记》中称赞其诗“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欢喜了”^⑤。《〈群鸦集〉附记》后与卞诗《晚报》共同发表于5月1日《创作月刊》第1卷第1期,主编汪漫铎在后记中强调:“这两篇,把新诗理论和作品的一种趋向画出了,是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⑥

四月三十日,诗歌《垂死》《傍晚》发表于南京《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署名被误作“卡之琳”。

六月至七月,作诗歌《长途》《一城雨》《雨珠》《夜雨》《叹》5首,后以《诗五首》为题,发表于1932年7月25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7期。《长途》“有意仿照魏尔伦(Paul Verlaine)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其中‘几丝持续的蝉鸣’更在不觉中想起瓦雷里《海滨墓园》写到蝉声的名句”^⑦。据张曼仪考证,其模仿的是魏尔伦“《遗忘之歌》(Ariettes Oubliées)的第八首‘在连绵不尽的’(Dan I’ interminable)”^⑧。《叹》又以《小诗》为题,发表于10月5日《诗刊》第3期。作诗歌《青草》,后以“季陵”为笔名发表于9月3日《华北日报副刊》第582号。

六月至八月,作诗歌《夜风》《彗星》《落》《午睡》《投》《月夜》6首,后以《彗星及其它》为题,发表于1932年7月1日上海《创化》第1卷第3期,收入《汉园集》时删去《午睡》。^⑨《月夜》又发表于1932年9月1日上海《新时代》第3卷第1期。

七月至八月,作诗歌《望》,后发表于10月5日《诗刊》第3期。徐志摩“很欣赏前八行,颇有气势,惜后六行难以为继”^⑩,陈梦家则认为是“成熟了的好诗”^⑪。

八月,作诗歌《新秋》,后和诗歌《工作底笑》一起,以《三天》为题发表于1932年11月1日上海《新月》第4卷第5期。

九月初,作诗歌《酸梅汤》,后发表于1932年10月1日《新月》第4卷第3期。

九月,《望》《黄昏》《魔鬼底 SERENADE》《寒夜》4首诗歌由陈梦家选入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诗选》。陈梦家评价4首诗歌:“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⑫但卞不喜欢《魔鬼底 SERENADE》,选诗时要求必删掉。^⑬

九月至十月,作诗歌《落》,后发表于1932年7月1日《创化》第1卷第3期;作诗歌《胡

① 卞之琳:《译者总序》,卞之琳译:《卞之琳译文集》上卷,第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② 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07页。

③ 徐志摩:《310525 致卞之琳》,徐志摩著,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编:《徐志摩全集》第五卷,第21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

④ 卞之琳:《我的〈印诗小记〉》,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第145页,上海:生活书店,1934。

⑤ 沈从文:《〈群鸦集〉附记》,《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第31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⑥ 汪漫铎:《编后》,《创作月刊》1931年第1卷第1期。

⑦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16页。

⑧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23页。

⑨ 参见李丽岚:《卞之琳早期佚诗考释》,谢冕、孙玉石、洪子诚编:《新诗评论》第二十三辑,第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⑩⑪ 周良沛:《永远的寂寞——痛悼诗人卞之琳》,《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

⑫⑬ 陈梦家:《序言》,《新月诗选》,第29、28-29页,上海:新月书店,1931。

琴》，后收入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鱼目集》。

一九三二年，二十二岁。

七月三十日，诗歌《远行》《长的是》发表于《诗刊》第4期。

八月九日，作诗歌《寄流水》，后发表于1933年10月4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4期；作诗歌《八月的清晨》，后以笔名“季陵”发表于1933年2月11日《牧野》第5期。

八月二十日，送好友吴廷璩去西安，作诗歌《小别（赠璩）》，后发表于10月1日《新月》第4卷第3期，同期刊有吴廷璩诗歌《别》，后被1941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号转载前7行。

八月二十八日，作诗歌《中南海》，后收入1933年5月5日自印诗集《三秋草》。

八月三十一日，作诗歌《朋友和伞》，后和9月7日所作诗歌《朋友和烟卷》以《小诗两首》为题，发表于1936年5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37期之“诗特刊”。《朋友和烟卷》被誉为“那样浅，那样淡，却那样厚，那样淳，你相信诗人已然钻进言语，把握它那永久的部分”^①。诗人曾以英文朗诵给英国诗人艾克敦听，被誉为“所表现出来的纯净无瑕的情感让我陶醉其中，至今仍然难以忘怀”^②。

九月三日，作诗歌《九月的遥夜》，后以笔名“季陵”发表于1933年1月21日《牧野》第3期。

九月八日，作诗歌《白石上》，9日晚经闻一多指正，于10日修改，后发表于1933年4月19日北平《清华周刊》第39卷第5、6期合刊。

九月九日，作诗歌《工作底笑》，后发表于11月1日《新月》第4卷第5期。

九月十一日，作诗歌《西长安街》，后收入193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鱼目集》。

九月十二日，作诗歌《海愁》，后收入1933年5月5日自印诗集《三秋草》。

九月十三日，作诗歌《路过居》《苦雨》《过节》，《路过居》后发表于1933年4月19日《清华周刊》第39卷第5、6期合刊，署名被误作“卡之琳”，被认为“见出平淡的生活里蕴藏着的悲喜剧”，是“近乎人道主义”的诗歌。^③《苦雨》后发表于北平《朔风》1939年第6期；《过节》后

发表于《国民杂志》1941年第2期。

九月十七日，作诗歌《九月底孩子》《叫卖》，后收入1933年5月5日自印诗集《三秋草》。

十月八日，作诗歌《一块破船片》，后和10月10日所作《几个人》《登城》一起发表于1933年上海《东方杂志》第30卷第13期。

十月十九日，作诗歌《墙头草》《大车》，《墙头草》后发表于《国民杂志》1941年第2期，《大车》后收入1933年5月5日自印诗集《三秋草》。

十一月三日，作诗歌《风沙夜》，后发表于1934年3月2日北平《北平晨报·学园》第16号。^④

一九三三年，二十三岁。

春，“卖掉了十首旧译的《恶之花》给《新月》（当时为叶公超先生主编），路费有着，到青岛去找孙大雨沈从文两先生玩”^⑤。沈从文赠金三十元，让其自印诗集《三秋草》，因沈经济困窘，实际由其未婚妻张兆和提供印书费。^⑥后由《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介绍印刷所，罗大冈陪同跑纸店选定“一种花钱不多极有韧性的薄渗墨纸”，于5月5日在北平自印300本，沈从文手书封面，“版权页上名正言顺的印了‘发行人：沈从文’”，^⑦由新月书店代售。《三秋草》印行后，沈从文赞叹：“它仿佛同宇宙更接近许多。它教给我们的不是血脉奋兴。它不给我们感情骚乱，却只使我们的感情澄清透明。”^⑧朱自清称赞“他用的是现代人尖锐的眼”“联想‘出奇’”，

① 刘西渭：《书报简评〈鱼目集〉》，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4月12日第122期。

② [英]哈罗德·艾克敦：《一个爱美者的回忆》，转引自龚敏律：《艾克敦与30年代中国“北方系”新生代诗人》，《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③ 朱自清：《诗与感觉——新诗杂话之一》，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33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④ 参见孙玉石：《〈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读札〔下〕》，《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⑤ 卞之琳：《我的〈印诗小记〉》，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第145页，上海：生活书店，1934。

⑥ 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补遗卷》（2），第1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

⑦ 卞之琳：《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37-238页。

⑧ 沈从文：《三秋草》，《西湖文苑》1933年第2期。

比喻也“别致”。^①

五月下旬,日本侵略军越过长城进犯密云、怀柔等地,因不满于北平人在日军威胁下仍麻木不仁,于1934年4月11日夜作诗歌《春城》,“寄忧国忧时的心情于冷嘲热讽北平人(包括我自己,也代表全国一般市民)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在‘善邻’兵临故都城下以后的苟安局面中无可奈何的心态”^②,后发表于1934年7月1日北平《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

夏,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

七月二日夜,作诗歌《还乡》,后和8月11日作《古镇的梦》、8月17日作《芦叶船》、10月27日作《古城的心》一起发表于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

九月二十三日,诗歌《倦》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

秋,在沈从文家初识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张充和,对其诗歌创作影响深远,“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③。

十月二十六日,作诗歌《秋窗》,后发表于12月12日《华北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第2期。

十月,作文章《我的“印诗小记”》,后收入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

十一月十二日,作诗歌《入梦小记》,后以笔名“吴异”发表于1934年1月9日《华北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第5期。

十一月二十二日,作诗歌《黄昏念志摩先生》,后发表于1934年2月6日《华北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第9期。

十二月七日,作诗歌《烟蒂头》,后发表于1934年4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

一九三四年,二十四岁。

三月七日,散文《译阿左林小品之夜》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47期。沈从文曾化名上官碧,仿其痴迷阿左林:“天气多好,我不要这好天气。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

林。”^④

春,作诗歌,留三行残句:“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不知两岸桃花已远。”^⑤

四月九日夜半,作诗歌《发烧夜 Rhapsody》,后发表于4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9期。

八月四日,作诗歌《道旁》,“以‘蜗牛’——佛经中原作为人世过客的芸芸众生的象征,来暗示尘世间漫漫旅途,苦海无边,令人虚幻迷惘,消沉倦怠”^⑥,后发表于11月10日北平《水星》第1卷第2期。

八月,作诗歌《对照》,后发表于1935年2月10日《水星》第1卷第5期。

十月十日,参与创办《水星》杂志,任主编,共编辑第一卷共六期,“我协助靳以执编《文学季刊》,分工主管附属创作月刊《水星》,从出版月刊的文华书局领一点微薄的编辑费”^⑦。

十月,作诗歌《水成岩》,后发表于1935年2月10日《水星》第1卷第5期。

十月,受郑振铎之邀,编辑诗集《芦叶船》,在12月16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4期刊登预告,出版未果;邀何其芳、李广田各编诗集,合为《汉园集》,因为“我们一块儿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记得自己在南方的时候,在这个名字上着实做过一些梦,哪知道日后来此一访,有名无园,独上高楼,不胜惆怅。可是我们始终对于这个名字有好感,又觉得书名字取得老气横秋

① 朱自清:《〈三秋草〉》,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5月22日第281期。

② 卞之琳:《难忘的尘缘——序秋吉久纪夫编译日本版〈卞之琳诗集〉》,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56页。

③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6-7页。

④ 沈从文:《卞之琳浮雕》,《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第203页。

⑤ 卞之琳:《关于〈鱼目集〉》,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5月10日第124期。

⑥ 唐祈:《卞之琳与现代主义诗歌》,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第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⑦ 卞之琳:《译者总序》,卞之琳译:《卞之琳译文集》上卷,第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一点倒也好玩,于是乎《汉园集》”^①。

一九三五年,二十五岁。

一月九日,作诗歌《距离的组织》,后发表于2月10日《水星》第1卷第5期,认为“整诗并非讲哲理,也不是表达什么玄秘思想,而是沿袭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一种心情或意境,采取近似我国一折旧戏的结构方式”^②,并曾为此诗加过7条注释,“可谓现代世界上自注比例最大的诗篇了”^③,从此诗起,其诗风“从情景的写实一下子转入观念的象征”^④。

一月十日,短篇小说《年画》发表于《水星》第1卷第4期,为“有意在小篇幅内模仿自己曾译过的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叙述法的小试,随后自认完全失败”^⑤。

一月,作诗歌《归》,后收入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鱼目集》。

二月四日,作诗歌《旧元夜遐思》,后发表于1937年1月10日上海《新诗》第4期。

三月底,辞去《水星》编务,赴日本京都译书,被警察传唤后,于4月3日作诗歌《在异国的警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警察特务的可憎可笑”,后以笔名“阮笏”发表于5月10日《水星》杂志第2卷第2期,因自认为“写得太差,不耐读,不想留存”,^⑥后均不收此诗。

六月二日,作文章《纪念玮德》,纪念诗人方玮德去世,后发表于1935年6月11日《北平晨报》第11版“北晨学园”第821号“玮德纪念专刊”第2号。

六月十九日夜,因听“尺八”声思乡,作诗歌《尺八》,表现“对祖国式微的哀愁”^⑦,被认为是诗人成熟期“最好的作品”^⑧。靳以催稿后交《水星》月刊,已在印刷所排好,因不喜欢而抽掉,后发表于11月22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47期之“诗特刊”,又发表于1936年11月22日《新诗》创刊号。

七月八日,作诗歌《圆宝盒》,后发表于12月16日《文学季刊》第2卷第4期。

十月九日,为《鱼目集》作《题记》,自谦“捞出来的说得好听是‘鱼目’,其实没有那么纯,也无非泥沙杂拾而已”^⑨,后收入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鱼目集》。

十月,作诗歌《断章》,仅4行34字,成为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传诵最广的名作之一。诗人后回忆:“这决不是写眼前事物,很可能是上半年在日本京都将近半年的客居中偶得的一闪念,也不是当时的触景生情。我着意在这里形象表现相对相亲、相通相应的人际关系,本身已经可以独立,所以未促成较长的一首诗,即取名《断章》。”^⑩后收入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鱼目集》,被闻一多誉为“旷世之作”^⑪,海内外学者纷纷著文赏析,江弱水专为此诗编选成书《〈断章〉取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十月二十六日,作诗歌《寂寞》《航海》《音尘》,《音尘》写作系“曾由李广田夫妇陪游泰山,在山顶过夜,遥见山下远处一星灯火”^⑫,后收入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版《十年诗草》。

十二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诗集《鱼目集》,被认为“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给诗运的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⑬。

一九三六年,二十六岁。

三月,《汉园集》(卞《数行集》、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合集)由上海商务印书

① 卞之琳:《〈李广田诗选〉序》,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72页。

②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7页。

③⑧ 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④ 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第1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⑤ 陈丙莹:《卞之琳评传》,第23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⑥ 卞之琳:《难忘的尘缘——序秋吉久纪夫编译日本版〈卞之琳诗集〉》,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55页。

⑦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5页。

⑨ 卞之琳:《题记》,《鱼目集》,第2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

⑩ 卞之琳语,参见江弱水:《诗的八堂课》,第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⑪ 牧洲、牧小编:《北大故事》,第53页,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⑫ 罗门:《内在多层次立体美感空间的展现》,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第148页。

⑬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香港《大公报·文艺综合》1940年4月28日第862号。

馆出版,自述出版缘由:“我们并不以为这些小玩意儿自成一派,只是平时接触的机会较多,所写的东西彼此感觉亲切,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便起见,所以搁在一起了。”^①诗集被认为标志着中国新诗“转变的肇始”^②,被誉为新诗至此“方才符合了‘现代性’这一名词”^③。

四月十二日,刘西渭(李健吾)批评文章《书报简评〈鱼目集〉》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22期,认为诗人“对人生的解释是悲哀的……暗地却埋着说不尽的悲哀”。4月16日,卞作回应文章《关于〈鱼目集〉——致刘西渭先生》,后发表于5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42期,认为纯粹的诗不应解释得这样“死”。5月16日,李健吾作回应文章《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后发表于6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58期,认为“诗人挡不住读者”。6月7日,卞再作回应文章《关于“你”》,后发表于7月1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82期,认为让“读者去感受和体会就行了”。

四月十九日,诗体童话《休息》以笔名“薛邻”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30期。

五月八日,为诗《尺八》作注,扩展为散文《尺八夜》,后发表于10月10日《新诗》创刊号。

五月十二日,作散文《“不如归去”谈》,后发表于7月1日《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

五月三十一日,作散文《成长》,后发表于9月1日《文季月刊》第1卷第4期,题目误印为《长成》。

六月四日,作诗歌《鱼化石》及《后记》,后发表于11月10日《新诗》第2期。《后记》自述诗歌缘起:“鱼成化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近一点说,往日之我已非今日之我,我们乃珍惜雪泥上的鸿爪,就是纪念。”^④

夏,在北京琉璃厂刻印诗集《音尘集》10余册。

十二月二日,于青岛作散文《“当毕!”》,抒发情感痛苦:“我最近受遭了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人力所自召的折磨,仿佛被流配到了精神上的天涯海角(我此刻窗外的确有一角海),天天看幻影一点点掉地如门外冬街上我天独自践踏、愈踏愈少的落叶。”^⑤文章后发表于12月

11日《世界日报·明珠》第72期。

一九三七年,二十七岁。

三月七日,作诗歌《雪》,表现“造化无常和人生的暂驻”^⑥,后发表于5月16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336期,又发表于上海《好文章》1937年第10期、绍兴《青年导报》1947年第2卷第3期。

三月十日,作诗歌《半岛》,后与同月创作的《第一盏灯》《候鸟问题》《足迹》一起,应朱光潜之约,以《近作四章》为题发表于1937年5月1日上海《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半岛》又发表于上海《风雨谈》1943年第1期。《第一盏灯》又发表于1941年3月《国民杂志》第3期。

三月,作诗歌《泪》,后发表于4月10日《新诗》第2卷第1期。

三月至四月,因私人情感触发,作诗歌《一》《二》《三》《四》,“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⑦,后以《若有其事四章》为题,以笔名“薛大惜”发表于5月15日上海《文丛》第1卷第3期。^⑧五月又作诗歌《无题五》,并将前四首改为《无题一》《无题二》《无题三》《无题四》,收入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版《十年诗草》。

四月,作诗歌《车站》《睡车》,后收入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版《十年诗草》。

五月,仿瓦雷里《脚步》,作诗歌《妆台(古意新拟)》,“实借‘古意’说人间互相联系的概念”^⑨,

① 卞之琳:《〈李广田诗选〉序》,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72页。

② 刘西渭:《书报简评〈鱼目集〉》,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4月12日第122期。

③ 李影心:《汉园集》,李影心著,陈子善、张可编:《书评家的趣味》,第112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④ 卞之琳:《〈鱼化石〉后记》,《新诗》1936年第2期。

⑤ 吴心海:《人力所自召的折磨——关于卞之琳集外文〈“当毕”〉》,《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

⑥ 唐祈:《卞之琳与现代主义诗歌》,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第31页。

⑦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7页。

⑧ 参见陈越:《“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新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⑨ 陈丙莹:《卞之琳评传》,第116页。

后收入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版《十年诗草》。

五月,作诗歌《淘气》,将爱情“蕴藏在‘淘气’这件微琐的事里”^①,后与同期诗歌《灯虫》以《诗二首》为题,发表于7月10日《新诗》第2卷第3、4期合刊。

五月,作诗歌《白螺壳》,诗受瓦雷里影响:“瓦雷里在散文作品《人和螺壳》再版序言里说,他写此文,就象一个过路人从沙上捡起一个螺壳,细认造化的种种神工,引起无限的思潮。卞诗的立意也是如此。在诗体上,是套用了瓦雷里用过的一种最复杂的格式。”^②诗歌“熔参差于整齐,铸活泼于严谨,奔流穿插,剔透玲珑,体现出白螺壳的坚实空灵,天工巧夺”^③,表现了“这是理想的人生(爱情也在其中),蕴藏在一个微琐的白螺壳里”^④,后发表于7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

五月,作诗歌《水分》《雨同我》,后收入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版《十年诗草》。

五月,于杭州西湖夜半为智果禅寺礼忏声惊醒,想起徐志摩散文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顿觉心凉如水,不能自己”^⑤,作诗歌《灯虫》,自陈由此结束“这个写诗阶段以至整个写诗前期”^⑥,后收入1942年5月桂林明日社版《十年诗草》。

五月,把1937年所作《妆台(古意新拟)》《白螺壳》《灯虫》等18首新诗、1935年所作《旧元夜遐思》、1936年所作《鱼化石》编成诗集《装饰集》,手抄题献张充和,拟交戴望舒主办新诗社出版,因抗战爆发出版未果。诗集“把这一个悲欢交错都较轻松自在的写诗阶段划了一道终止线,结束了一度迎合朋友当中的特殊一位的柔情与矫情交织的妙趣”^⑦。

六月,为朱滋萃著作《文章写作论》作序言,后收录于商务印书馆1939年1月版《文章写作论》。

七月七日,全面抗战爆发,在雁荡山译书的诗人于8月初在报纸新闻看到平津沦陷,“国家大事当前,我们在山中也就益发安定不下了”^⑧,和芦焚一起离开雁荡山,9月,应时任四川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英文系主任朱光潜之邀,于10月10日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

十一月二十四日,作散文《“睡在鼓里”》,

后发表于12月11日成都《战鼓》创刊号。^⑨

一九三八年,二十八岁。

三月,与何其芳、朱光潜、罗念生等人各出10元,自费创办文学半月刊《工作》,任主编,16日出版创刊号,“宣传抗日和支持社会正义”^⑩,发行至第8期休刊。刊物被认为“开创了在成都的文艺刊物相当严整的现象”^⑪。

五月一日,散文《地图在动》发表于成都《工作》第4期,认为“侵略者为中国人民发动了中国地图”。

八月十四日,沙汀读了周立波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后向往延安,向党申请去延安,卞与何其芳请求同去。经川康特委负责人罗世文同意,与何其芳、沙汀夫妇四人奔赴延安。^⑫赴延安,一是“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⑬;二是“女友当时见我会再沉湎于感情生活,几乎淡忘了邦家大事,不甘见我竟渐转消沉,虽不以直接的方式,给了我出去走走的启发”^⑭。赴延安促成诗人从现代诗写作转向通讯、小说、报告文学和诗体慰劳信创作,诗体慰劳信“就是我这个后期的开始”^⑮。诗人也打开了新的思想天地,“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

①④ 朱自清:《诗与感觉——新诗杂话之一》,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328、330页。

② 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读书》1985年第5期。

③ 屠岸:《精微与冷隽的闪光——读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第96页。

⑤⑦⑧ 卞之琳:《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61、261、268页。

⑥⑬⑮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7、8、8页。

⑨ 参见陈建军:《从〈战鼓〉中卞之琳的〈“睡在鼓里”〉说起》,《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13日。

⑩ 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85页。

⑪ 周文:《成都抗战文艺运动鸟瞰》,景灏编:《巴蜀圣地:老成都》,第38页,济南:泰山出版社,2024。

⑫ 参见官晋东、董剑:《沙汀年谱(一九〇四年—一九四九年)》,《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⑬ 卞之琳:《人性尚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熙良》,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13页。

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①。

八月三十一日,抵达延安南门,成为轰动的文化“事件”,“当我经过西北走到华北去的时候,知道我从前是怎样一个人的都不免惊讶”^②。

九月初,通过周扬请求,在延安城西凤凰山下窑洞,与何其芳、沙汀等作家见毛泽东,被教导“文艺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要深入生活”^③。

九月十一日,参加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讲话。

秋,作小说《石门阵》,后发表于1939年2月16日延安《文艺战线》第1卷第1期。

十月十六日,通讯《钢盔的新内容》发表于延安《文艺突击》第1卷第1期。

十一月六日和八日,响应延安文艺界“慰劳信”活动作《给前方的战士》《给修筑机场的工人》,“宣传和歌颂全国上下八方齐心协力一致抗日侵略”^④,后发表于1939年3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2期。

十一月十二日,随“文艺工作团”到西安,任第三组领导,十七日在灵宝转火车去渑池,过黄河,经由垣曲到晋东南,赴抗战前线。

十二月二日,于故漳作通讯《又坐了一次火车》,后发表于1939年9月30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418期。

十二月三日,于故漳作通讯《垣曲风光》,后发表于1939年4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3期。

十二月四日,于故漳作通讯《利济行旅》《山中听大炮》《两棵柿子树》《山中听歌》,后发表于1939年4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3期。《两棵柿子树》又发表于1939年1月9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新华文艺》第1期。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长治作通讯《阳城在动》《向上的道路》《长治马路宽》,后发表于1939年9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4期。

十二月二十七日,于故漳作通讯《五个东北工人》,后发表于1939年1月19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新华文艺》第10期,转载于1939年2月14日重庆《群众周刊》第2卷第14期。^⑤

十二月三十一日,于中村作通讯《煤窑探胜》《老百姓和军队》,后发表于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5期。

一九三九年,二十九岁。

一月一日,于中村作报告《村公所夜话》《沁县来的消息》,后发表于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5期。

一月二十一日,于武安下站作小说《红裤子》,“邮寄昆明的友人,不知怎样被转交给了在西南联大主编《今日评论》的钱端升教授(?) ,以‘薛林’笔名发表了”^⑥。小说后发表于4月23日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17期,又由叶公超译成英文,经燕卜逊介绍,发表于英国*Life and Letters Today*(Vol. 23, No. 26, 1939),收入美国王际真1944年编选的《中国抗战小说选》,又由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编入1946年英国柯文出版社版*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一月二十二日,报告《西北小故事》(内含《小学的成立》《军帽的来访》《追火车》《进城,出城》《“傻虫”并没有空手回来》5篇),以笔名“薛邻”发表于《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

一月二十三日,于武安下站作小说《放哨三部曲》,被认为是“抗日题材的优秀作品,编入初中甚至小学语文课本都是很好的教材”^⑦,后发表于1940年1月6日成都《半月文艺》第

① 卞之琳:《“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记》,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14页。

② 卞之琳:《初版前言》,《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第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③ 田雨:《沙汀年谱(一九〇四—一九四九年)》,《南充师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④ 卞之琳:《难忘的尘缘——序秋吉久纪夫编译日本版〈卞之琳诗集〉》,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57页。

⑤ 参见解志熙:《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3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⑥ 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91页。

⑦ 龚明德:《老川大的〈工作〉和〈半月文艺〉》,毛迅、李怡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9辑,第137页,成都:巴蜀书社,2011。

4期。

四月二十三日,于武安下站作短篇故事《“日华亲善”》、散文《渔猎》,后发表于1939年5月25日《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日华亲善”》又发表于6月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628期;《渔猎》又发表于6月6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633期。

四五月之交,回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一学期,写作战地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第1、2章,“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的局面就实在令人心醉,使我也飘飘然好像置身另一个世界”^①。

春夏间,结识音乐家冼星海,得知冼1936年在上海为《断章》谱以德彪西风格音乐并赠给第一个钟情对象盛建颐(盛宣怀孙女)。秦启明于1985年春整理冼音乐遗稿,发现《断章》乐曲,题下标 Bagatelle(小品,轻快幽默的特性曲)小曲,并标注 Lente(慢板)徐缓带感伤。^②

五月十四日,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代表抗敌文艺工作团第三组作报告。

六月一日,战地速写《游击队请客》发表于延安《中国青年》第3期,出版日期误标为1938年6月1日。^③

六月二十五日,文章《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与吴伯箫合署)发表于《文艺突击》新第1卷第2期,重刊于9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4期,又于1940年2月16日转载于浙江永嘉《游击》第3卷第4期(改题为《展开战地的文艺工作》)。^④

八月,离开延安,回四川大学复职,随校迁峨眉山,住雷音寺,继续写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八月二十五日,速写《一个敌军小队长》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第4版。

十一月一日,为《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初版前言》。

十一月七日,作书信《寄自峨眉山》,后发表于12月8日上海《大美报》副刊《浅草》。信中提及“打算写足二十篇这种东西(有些像散文诗,有些像小说,有些只是简单的小故事,有些则完全是访问记),凑一本小书叫《游击奇

观》,现在因为失去了兴趣与自信力,取消了这个计划”^⑤。后经研究者考证,其20篇中有19篇已发表。^⑥

十一月九日,作诗体慰劳信《给地方武装的新战士》。

十一月十日,作诗体慰劳信《给一位政治部主任》,后与11月14日所作《给一位夺马的勇士》、11月15日所作《给山西某一处煤窑的工人》、11月25日所作《给献金的卖笑者》一起发表于1940年2月5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781期。

十一月十一日,作诗体慰劳信《给放哨儿童》。

十一月十二日,作诗体慰劳信《给抬钢条的群众》,后发表于1940年1月3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777期。

十一月十三日,作诗体慰劳信《给一位刺车的姑娘》。

十一月十七日,作诗体慰劳信《给实行空室清野的农民》。

十一月十九日,作诗体慰劳信《给委员长》,后与11月20日所作《给〈论持久战〉的著者》一起发表于1940年2月12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783期,又发表于1940年2月19日桂林《救亡日报》。

十一月二十二日,作诗体慰劳信《给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工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作诗体慰劳信《给一位集团军总司令》,后发表于1940年2月14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又发表于1940年2月19

① 卞之琳:《“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忆》,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14页。

② 参见卞之琳:《冼星海纪念附骥小识》,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07-208页。

③ 参见解志熙:《卞之琳集外文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325页。

④ 参见陈越、解志熙编校:《卞之琳集外诗文辑存》下卷,第3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⑤ 解志熙:《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332页。

⑥ 参见陈越:《简短文字中的深长意味——卞之琳集外短篇及短文述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3期。

日桂林《救亡日报》。

十一月二十五日,作诗体慰劳信《给一位特务连长》《给空军战士》,后与11月26日所作《给一位参谋长》、11月27日所作《给西北的开荒者》一起发表于1940年2月16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785期。

十一月二十八日,作诗体慰劳信《给一切劳苦者》。

一九四〇年,三十岁。

一月,《慰劳信集》由香港明日社出版,收20首诗体慰劳信,“在有限中蕴含无限的意义,引发绵延不绝的感情,鼓舞人心”^①。《慰劳信集》广受好评,陈世骧认为:“每首诗都是有关战争的,每一首都充满了亲切的同情,雅致的幽默,温和的笑声,这些就构成了这场战争中中国人这一方最为微妙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状态。”^②袁可嘉认为其“把现代主义诗推向一个高峰”^③。诗人方敬写诗致敬:“你辛苦了,武装的诗人, / 还殷殷不倦的 / 给别人以慰劳的歌唱。”^④但也受到批评,穆旦认为“缺乏伴着那内容所应有的情绪的节奏……‘新的抒情’是比较太贫乏了”,是“一个失败”。^⑤闻家驊认为诗带回的“只是几个简单的手势、几幅轻淡的画景,如在梦中,如在雾里……并没有使‘诗人’在本质上发生什么变化”^⑥。

五月四日,作小说《女人,女人》,后以笔名“薛理安”连载于香港9月27、29、30日《星岛日报·星座》第719、721、722期。

八月,因去过延安不被四川大学续聘,转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讲师,任教中英文文学互译课、小说和小说艺术选修课,以“信”“似”“译”翻译标准影响众多学生,许渊冲说“我把古典诗词译成英文、法文,却是在卞先生的启发下开始的”^⑦。

九月十九日,小说《儿戏》以笔名“薛理安”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29期,预告第930期(9月21日)续载,第930期注明“此文下半被检”,又收入1941年1月20日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一缸银币》(战时作家作品合集),补足下半文。^⑧

十二月三十日,作短篇小说《一、二、三》,后发表于1941年9月19日至25日香港《光

明报·鸡鸣》。

一九四一年,三十一岁。

一月七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诗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幻灭感,起意写作小说。^⑨

二月二十日,讲话《读诗与写诗》(演讲于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杜运燮笔录)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文艺》第1035期,后由张松建发掘。^⑩“那次演讲在昆中南院‘南天一柱’大教室举行,听众很多,我介绍时特别指出,卡(笔者注:应为卞)之琳不仅是知名的诗人,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前不久刚从解放区回来,并发表过在那里写的新作《慰劳信集》。”^⑪

五月,小说《一元银币》连载于10、12、14、15、17、19、2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1091、1093、1094、1095、1096、1098、1099期。

暑假,转向小说写作,“写一篇长诗,怎样也抵不过写一部长篇小说。诗的形式再也装不进小说所能包括的内容,而小说,不一定要花花草草,却能装得进诗”^⑫,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山

① 卞之琳:《〈十年诗草〉重印弁言》,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5页。

② 陈世骧著,陈越译:《一个中国诗人在战时》,《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③ 袁可嘉:《卞之琳老师永垂不朽——在卞之琳先生追思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

④ 方敬:《邮片——寄慰劳信集的作者》,香港《大公报·文艺》1941年3月19日。

⑤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4月28日。

⑥ 闻家驊:《评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当代评论》1941年第15期。

⑦ 许渊冲:《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不负少年时:我的求学生涯》,第13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

⑧ 参见陈越:《简短文字中的深长意味——卞之琳集外短篇及短文述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3期。

⑨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206页。

⑩ 参见张松建:《形式诗学的洞见与盲视:卞之琳诗论探微》,《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⑪ 杜运燮:《忆冬青文艺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⑫ 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67页。

山水水》，试图“在文化上，精神上，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①。

十二月，汇编诗为《十年诗草》，19日作《题记》，作纪念徐志摩礼物：“为了私人的情谊，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诚和推进技巧的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以及为表现方法开了不少新门径的功绩。”^②《题记》后发表于1942年5月桂林《文艺生活》第2卷第3期。

一九四二年，三十二岁。

五月，桂林明日社出版《十年诗草（1930—1939）》，题献“纪念徐志摩”。诗人被誉为“最努力创造并输入诗的形式的人”^③。“在技术上或表现方法上，比徐志摩该是又进了一步。”^④“新诗能够拥有这样的诗人，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光明的前途呢？”^⑤

暑期，小说《山山水水》完稿，共4卷，80多万字，采用詹姆士“‘翻新’的表现虚构故事的技巧——‘视点’或角度运用”^⑥，被认为“四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小说创作技法上作出如此认真探索，卞之琳这方面也是先行者”^⑦。

十二月，为何其芳诗集《预言》作后记《芽的价值》，后发表于11月27日昆明《枫林文艺丛刊》第四辑《浪子谣》，出版日期疑为1943年11月27日。^⑧

一九四三年，三十三岁。

四月二十四日，文章《××礼赞》发表于昆明《生活导报》第22期，重刊于1945年12月10日上海《月刊》第1卷第2期。

五月八日，文章《意见，意见，还是意见（读奥登〈新年信〉附注偶记）》发表于《生活导报》第24期。

六月六日，文章《伏枕草：洒脱杂论》发表于《生活导报》第28期，又发表于1944年5月成都燕风社《燕风丛刊》第一集《一个军曹的礼物》。后受苏联作家卡达耶夫小说《时间，前进呀！》触动，作文章《夜起草：前进两说》之一《时间，前进呀》，发表于7月18日《生活导报》第34期；之二《行行重行行》，发表于7月25日《生活导报》第35期；后合为《草草两篇》，发表于1946年9月20日上海《月刊》第2卷第2期。^⑨

六月三十日，作杂感《巧笑记：说礼》，后发表于1944年1月1日桂林《新文学》第1卷第

2期；作杂感《惊弦记：论乐》，后发表于1946年8月1日上海《民歌》第1卷第1期，又发表于1947年上海《诗音丛刊》第1期。

暑假，续写小说《山山水水》：“在东山一处冯至所借用的林场小舍，住了约半个月，一个人自理生活，开始吸烟成习，恰好到中秋节完成了全部初稿。”^⑩小说第4卷的一章《雁字：人》以笔名“大雪”发表于重庆《文阵丛刊》1943年出版的“去国”专辑；小说第3卷的一章《海与泡沫：一个象征》以笔名“大雪”发表于11月桂林《明日文艺》第2期；小说第3卷的一章《桃林：几何画》以笔名“薛理安”发表于1946年9月1日上海《文艺复兴》第2卷第2期；小说第2卷的一章《山水·人物·艺术》发表于1946年9月1日上海《观察》创刊号；小说第3卷的一章《山野行记》发表于1946年10月12日《观察》第1卷第7期。

一九四四年，三十四岁。

三月四日，散文《昆明断简》发表于成都《燕京新闻·副叶》第2号。

四月八日，作书评《读沙汀小说〈淘金记〉》，认为该小说是“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后发表于1945年7月5日重庆《文哨》第1卷第2期。

五月八日，与闻一多、冯至、沈从文、朱自清等人应邀参加西南联大文艺社文艺晚会，作《新文学与西洋文学》演讲，表示“态度上我是主张拥护传统的。不过我所说的传统，是他们

①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9页。

② 卞之琳：《〈十年诗草〉初版题记》，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9页。

③ 朱自清：《诗与感觉——新诗杂话之一》，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332页。

④ 李广田：《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李广田全集》第四卷，第21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⑤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

⑥⑩ 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64、267页。

⑦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87页。

⑧ 参见陈越、解志熙编校：《卞之琳集外诗文辑存》下卷，第4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⑨ 参见解志熙：《卞之琳佚文佚简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357页。

英国现代作家 T.S.Eliot, Herbert Read, Stephen Spengler 诸人所提倡的传统,那并不是对旧东西的模仿”^①,演讲稿后发表于 1945 年 8 月重庆《世界文艺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是年,修改《山山水水》,意识到“小说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可能出版”,又感觉“欧美知识分子了解中国还不如当时一些到过(甚至没有到过)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欧美”,想着“先尝试借助外文照照镜子,检验一下小说的面目”,着手对小说进行英文译改。^②

一九四五年,三十五岁。

三月二十八日,散文《诗简》发表于成都《燕京新闻·副叶》。

六月十四日,为何其芳诗集《预言》作序《云》,后发表于贵阳《大刚报·阵地》第 155 期。

夏,被英国文化协会授予 1946 年度“旅居研究奖”。

十二月一日,一二·一惨案后,作诗《血说了话》,哀悼死难同学,后发表于 12 月 16 日《独立周报》“献给一二·一惨案烈士”专辑,并被收入昆明学生联合会编《“一二·一”惨案死难四烈士荣哀录》,又发表于 1947 年 12 月 1 日北平《燕京新闻》第 14 卷第 7 期“一二一纪念特刊”。

十二月三日,文章《衣修乌德〈柏林日记〉抄》发表于 12 月 13 日昆明《时代评论》周刊第 7 期。

一九四六年,三十六岁。

五月,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升为正教授,乘船北上,11 月初,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

六月一日,文章《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发表于上海《幸福》第 1 卷第 2 期。

十月十二日,散文《山野行记》发表于上海《观察》第 1 卷第 7 期。

一九四七年,三十七岁。

八月三日,和 20 名获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人员赴英。

十一月一日,到伦敦,每周去牛津大学拜客尔学院吃两顿晚饭,并修订小说《山山水水》英文译改稿。

一九四八年,三十八岁。

五月上旬,和衣修午德通信,相约于 6 月 15 日在小说《紫罗兰姑娘》中写到的伦敦皇家

咖啡馆午饭,将《山山水水》英译稿请衣修午德过目。^③

七月三日,衣修午德回信高度赞扬,“从没有读到过任何作品能如此满足我对现代中国生活的好奇心”,但也认为“只有英国人——实在只有极少数几个英国人——才能完全胜任于对待你写这部书所用的极端复杂的风格”。^④

十二月二十日,见淮海战役新闻,自感“在这种丰功伟绩面前,我竟在那里集中精力,弄我无聊的笔杆!我断然搁笔了”^⑤,离英回国。

一九四九年,三十九岁。

一月中旬,到香港,将《山山水水》第 1 卷两章译回中文,加标题《春回即景》,发表于香港《小说》第 2 卷第 4、5 期。

二月二十六日,为《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序《一个团的画像》,认为“我至少也总可以用笔杆忠实记录下他们如何创造史迹,让大家看了,多少可以促进当时在统一战线下的抗日战争以及共同实现新社会的努力”^⑥,后发表于 3 月 7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 59 期。回国后,将《山山水水》原稿焚毁,英译稿丢失,“倒不是害怕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只因当时自嫌不符合主要写工农兵的文艺政策”^⑦。

四月,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拒不接替系主任职务,终还是不得不负责师生最多的英文组业务”^⑧。

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十月一日,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① 解志熙:《卞之琳集外文辑校录》,《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 368 页。

②④⑤ 卞之琳:《〈山山水水〉卷头赘语》,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 267-268、269、270 页。

③ 参见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 210 页。

⑥ 卞之琳:《〈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未刊行改名重版序》,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 393 页。

⑦ 卞之琳:《话旧成独白:追忆师陀》,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 266 页。

⑧ 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 194 页。

大典。

十一月十日,文章《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发表于《文艺报》第 1 卷第 4 期,认为教英国诗首先得认清英国诗的真面目。

一九五〇年,四十岁。

三月五日,文章《悼望舒》发表于《人民日报》,认为戴望舒献身给了有意义也有前途的工作,因而不死的。

五月四日,文章《纪念“五四”——在文艺方面》发表于《北大周刊》第 36 期第 4 版,认为五四运动与全国革命形势的关系是芽与果。

六月,作短文《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后发表于 7 月 25 日《文艺报》第 2 卷第 9 期“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特辑。

七月十四日,作短诗《战争与和平》反对朝鲜战争,后发表于 8 月 1 日《人民文学》第 2 卷第 4 期,又发表于 8 月 20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 161 期。

七月二十三日,诗歌《向朝鲜人民致敬》发表于《人民日报》《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致敬!》专栏,又发表于 8 月 20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 161 期。

八月一日,诗歌《台湾和朝鲜》发表于《大众诗歌》第 2 卷第 2 期“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特辑”。

八月二十六日,作中英文诗《红河水:献给越南人民》,中文版后发表于 12 月 24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 178 期。

九月十四日,作文章《学习英文文学的问题》,认为不学习语言就无从了解文学,后发表于 10 月 1 日由《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美术》《人民音乐》五家联合编辑的纪念特刊《胜利一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联合特刊》。

十一月七日,作诗歌《我们挺上去》,后发表于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

十一月八日,作诗歌《恶开(OK)曲:奉劝美国迷》,后发表于 11 月 29 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于 12 月 4 日《文汇报》。

十一月九日,作诗歌《不要让人家拖住了手》。

十一月十一日,作诗歌《得过且过大家都

不得过》。

十一月十二日,作诗歌《黑老鸱飞上了我们的烟囱》。

十一月十三日,作诗歌《原子瘤》。

十一月十四日,作诗歌《翻一个浪头》《认识美国货》。

十一月十五日,作诗歌《咬手指,写血书;断手骨,拿体格不合证》。

十一月二十日,作诗歌《谣言教训了“神经病”》,“主旨显然不在于嘲笑个别糊涂虫听了谣言做糊涂事,而在于反映当时普遍的昂扬气氛”^①;作诗歌《寄到朝鲜给我们的志愿部队》,后发表于 12 月 16 日《北大周刊》“反美侵略专刊”;作诗体韵文小说《转前去》,后发表于 12 月 2 日《北大周刊》第 60 期;作诗歌《步步高》《从乡村出发》。

十一月二十二日,作诗歌《联合国五章》,后发表于 1951 年 1 月 13 日香港《展望》第 7 卷第 1 期。

十一月二十四日,作诗歌《曲老五想通了》《美国鬼烧红了大炕:一个比喻,不是谣言》。

十一月二十五日,作诗歌《我们要出去打》,发表于《新华月报》第 3 卷第 2 期;作诗歌《金丽娟三献宝》《文化三部曲》《工厂就是战场》。

十一月二十六日,作诗歌《一切都为了明天》。

十一月二十七日,应《新观察》代理总编辑林元之邀,借鉴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作诗歌《天安门四重奏》,后发表于 1951 年 1 月 10 日上海《新观察》第 2 卷第 1 期,本作为诗集《翻一个浪头》压卷诗,后因受批评,未收入《翻一个浪头》。

十一月二十九日,作诗歌《夜行》。

十一月三十日,作诗歌《从冬天到春天》,“我也就从七日起,到三十日止,放手写了二十几首诗”^②,后结成诗集《翻一个浪头》,1951 年 2 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收 26 首诗。诗人后自认为“这些诗,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

① 卞之琳:《谣言教训了“神经病”》,《雕虫纪历》(增订版),第 89 页。

② 卞之琳:《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文艺报》1951 年第 12 期。

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寻味。时过境迁,它们也算完成了任务,烟消云散”^①。

一九五一年,四十一岁。

春节后,赴吴江参观土地改革运动,作文章《江南农村两种景象的交替》,后发表于1952年4月10日《新观察》第2卷第7期,又发表于1952年5月31日《北大周刊》;同时作文章《土地改革展示了两种文化的消长》,后发表于1952年4月10日《文艺报》第3卷第12期。1983年12月12日,将两文分别改题为《两种光景的交替》和《两种文化的消长》,合题为《水乡的翻腾》并作序,后收入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卞之琳文集》。

二月,作《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回应10日《文艺报》文章(李赐《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承伟、忠爽、启宇《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的批评,认为“最基本的还是要和人民打成一片;真正办到了,写起诗来,根本就不会发生严重的写得好懂不好懂的问题”^②。《新观察》代理总编辑林元多年后认为“这首诗我最近找出来看了看,觉得虽然历史的脚步越过了三十五年,但此诗至今仍不失为一首好诗”^③。文章后发表于1951年4月10日《文艺报》第3卷第12期,下半篇《一点解释》被删去。

一九五三年,四十三岁。

二月二十二日,文学研究所成立,附设于北京大学,入研究所成为研究员。

九月二十三日,请假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九月三十日,文章《下乡生活五个月——致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发表于《文艺报》第18号。

秋,到吴县农村访问试办农业社经验,作诗歌《秋收二首》(《搓稻绳》《收稻》)和《采菱外两首》(《采桂花》《叠稻罗》)等共5首,“吸取了一些吴方言、吴农谚,而内容又是新事物,形式又全是还并非为大家所觉察得出的新格律,又一贯想多含蓄一点,因此不多加注释,也不易为读者接受”^④。《秋收二首》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1号,《采菱外两首》后发表于上海《文艺月报》1954年2月号。

十二月二十四日,参加“诗的形式问题”讨

论会并发言,认为以“顿”为基础可以使格律诗变化多端。发言后以《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为题发表于1954年第9期《作家通讯》,又和《〈雕虫纪历〉自序》中段落一起,以《对于白话新体诗格律的看法》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岁。

年初,构思长篇小说《一年四季》,初拟40章提纲。

一月十九日,作《风满旗》,记述在吴县农村访问试办农业社经历。后据手稿排印,收入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卞之琳文集》。

一九五五年,四十五岁。

五月,南下江浙农村,为长篇小说《一年四季》积累素材,“回南不到一个月,政治运动又来了,非得回本单位参加不可,我写长篇小说终又无望了”^⑤。

六月十五日,短文《粉碎想钻我们空子的任何敌人》发表于上海《文艺月报》第6期。

六月二十四日,作短篇小说《野猪田》,始终未投稿,“主要是因为小说写出后不久,我感到好象‘跟不上形势’,‘右’了”,27年后,感到“作品还经得起、经不起读,只有拿出来请教大家”^⑥。小说后发表于1983年《人民文学》第4期,被认为“散发出浓浓的江南农村泥土的芬芳。轻快、诙谐的喜剧格调在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独出一格”^⑦。

九月,文学研究所由北京大学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九五六年,四十六岁。

八月,《给一位刺车的姑娘》《给西北的青年开荒者》2首诗歌选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①④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9、10页。

② 卞之琳:《关于〈天安门四重奏〉的检讨》,《文艺报》1951年第12期。

③ 林元:《关于〈又见蕉林,又见蕉林〉的通信》,《碎布集》,第20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⑤ 卞之琳:《“小大由之”——旧作新序》,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82页。

⑥ 卞之琳:《野猪田》,《人民文学》1983年第4期。

⑦ 陈丙莹:《卞之琳评传》,第251页。

《中国新诗选(1919—1949)》。1979年,《中国新诗选》第三版出版,又增选入其诗歌《远行》。

一九五七年,四十七岁。

一月二十五日,《诗刊》杂志创刊,被列名为编委之一,不久后因运动被移出。

九月十三日,文章《斥萧乾“出版界今不如昔”的谏言》发表于《文汇报》。

一九五八年,四十八岁。

三月,诗歌《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6首(《向水库工程献礼》《动土问答》《和洪水拥抱》《防风镜和望远镜》《十三陵远景》《和洪水赛跑》)发表于《诗刊》3月号。

七月二十五日,新诗《巴格达条约断在巴格达》4首发表于《诗刊》“支持阿拉伯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增刊”。

七月,短诗《支援三首》(《示威》《搬进博物馆》《滚出去》)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和阿拉伯人民文学研究增刊》;应约作《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认为要“开一代诗风”就要学习新民歌,但诗歌民族形式不应只是民歌,文章后发表于沈阳《处女地》7月号“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特辑(署名被误作卡之琳),其观点招致众多批评,“从此我在国内不为人们所知,远甚于海外(包括台湾及外国汉学家)”^①。

十一月,回应宋垒批评的文章《分歧在哪里?》发表于《诗刊》第11期,认为民歌不应是新诗发展的唯一形式。

十二月二十五日,为李广田新诗集作书评《评李广田新著〈春城集〉》,发表于《文学研究》第4期,赞扬李广田诗歌歌唱了朴素的真理。

一九五九年,四十九岁。

一月五日,参加《人民日报》“诗歌问题座谈会”,认为发展新诗应吸取新民歌的真情实感和形式。发言稿后以《关于诗的歌发展问题》为题,发表于1月13日《人民日报》。

二月七日,参加《人民日报》“第三次诗歌问题讨论会”,主张“顿”和“押韵”是民歌和古典诗歌共同的基础。发言稿后以《谈诗歌的格律问题》为题发表于《文学评论》第2期。

一九六〇年,五十岁。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继续被

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一九六三年,五十三岁。

四月十三日,参加中宣部文艺工作会议,在北京地区文学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认为“要求作家高瞻远瞩,这和提倡写今天没有矛盾,我们不能说是为了明天而写。题材可能是昨天的。表现现代,也是为了将来”^②。

一九六四年,五十四岁。

八月,因外国文学研究所脱离文学研究所独立设置,入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九月下旬,根据中央指示,随外国文学研究所全所人员去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十六岁。

五月二日,随外国文学研究所部分同事去北京门头沟参加“四清”运动,集中学习。

一九七〇年,六十岁。

七月十三日,随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一九七二年,六十二岁。

七月,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随外国文学研究所人员调回北京。

是年,诗集《十年诗草》由香港未名书屋重排翻印1942年桂林明日社版本出版。

一九七六年,六十六岁。

一月一日,作五律《学习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未发表。

一月八日,作七律《悼念周总理》4首,“向按原则,拒不发表旧体诗词,仅以初稿示一二诗友,不料其中第一首初稿为臧克家送交《花城》文艺丛刊”^③,后发表于1980年1月《花城》文艺丛刊第4集“哀思录”专辑。

一九七八年,六十八岁。

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古苍梧写信,订正和补充《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细节,后以《卞之琳先生的来信》为题发表于1979年2月香港《开卷》第4期。

十一月,访谈稿《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

① 洛夫:《诗人卞之琳初晤记》,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第141页。

② 王存诚:《关于“写十三年”争论的两份内部材料》,《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1期。

③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219页。

(香港古苍梧、李文建访谈)发表于香港《开卷》第1期,又发表于《编译参考》1979年第1期;参加外国文学所召开的外国现代、当代文学座谈会,发言整理为《分与合之间: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后发表于1979年9月《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十二月十日,自编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并作序。

十二月二十三日,作《生平与工作》,后以《卞之琳(自传)》为题收入徐州师范学院1979年1月内部印刷《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二辑,修订后又收入1981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版《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集)。

十二月,作诗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十周年纪念》,认为“人会老,事业会更新,意义会常青”^①,收入12月香港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集》。

一九七九年,六十九岁。

三月二十七日,作文章《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认为闻一多以“顿”安排诗歌格律到现在还是最先进的。后发表于《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收入1980年8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闻一多纪念文集》。

四月九日,给周策纵回信,不同意周“定形新诗体”观点,主张诗歌格律只有“相体裁衣”才能达到诗歌创作的“自由”,后以《与周策纵谈新诗格律信》为题发表于香港《八方》文艺丛刊1979年第1辑。

七月三十一日,作文章《徐志摩诗重读志感》,认为“《翡冷翠的一夜》并非他全盛时期的高峰,而是开始走的下坡路,尽管其中和《猛虎集》以及死后别人为他编辑出版的《云游》里确有些更炉火纯青的地方,最可读的诗还是最多出之于他的第一个诗集”^②。这是新时期“首先为徐志摩诗作翻案正名的文章”^③,后发表于《诗刊》第9期,作为序言收入1981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徐志摩诗集》。沈从文则认为其相关回忆不可信,“他对此根本无知,前因后果更无知”^④。

八月二十二日,为《李广田散文选》作序《水流云在》,后发表于《读书》第9期,收入1980年7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版《李广田散文选》。

九月,为徐志摩《为要寻一颗明星》《消息》《残诗》《太平景象》《偶然》《苏苏》6首诗作注,以《徐志摩诗六首》为题,发表于《诗刊》第9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定,出版自选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成为诗人影响最大、最重要的自选集,出版后被抢购一空。

十一月二十日,作《答读者:谈“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后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读者·作者·编者》栏目。

一九八〇年,七十岁。

三月二日,为《戴望舒诗集》作序,认为戴望舒诗“上接我国根深柢固的诗词传统这种功夫的完善,外应(迎或拒)世界诗艺潮流变化这种敏感性的深化,而再也不着表面上的痕迹”^⑤,后发表于《诗刊》第5期,收入1981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戴望舒诗集》。

初夏,作英文讲稿*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Poetry" and the Influence from the West*,后发表于1982年1月美国*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第4卷第1期,中文译稿后发表于《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第1期。

五月二十日,自编散文集《沧桑集》并作《题记》,后发表于1981年2月香港《地平线》第15期,收入1982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版《沧桑集》。

七月七日,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重印说明》,后收入10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版《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九月初,为访美作英文讲稿*Problems Facing China's New Poetry Today*,回应“新诗是散文化吗”“创新就一定难懂吗”“新诗不适于用格

① 卞之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十周年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集》,第234页,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8。

② 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09页。

③ 李掖平:《徐志摩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3期。

④ 沈从文:《19790921致赵家璧》,《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89页。

⑤ 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51页。

律吗”三大质疑;后曾用中文于12月4日在香港大学演讲,发表于香港《抖擞》1981年第5期;后又亲自加注,以《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为题,发表于《诗探索》1981年第3期,被美国波士顿《秋水》1982年第10期转载。

九月二十一日,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邀请,与冯亦代一同赴美访问,访美期间,与於梨华、聂华苓、夏志清、郑愁予、李欧梵、周策纵、唐德刚、刘若愚、张充和等人晤谈。

十一月二十七日,离美回国,途经香港,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座谈。

一九八一年,七十一岁。

四月二十五日,在现代文学讨论会上作《新诗与西方诗》发言,认为不借鉴西方就不会有“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面貌,后发表于《诗探索》第4期。

七月八日,为《李广田诗选》作序,认为《行云集》在李早期诗里最圆熟,后以《〈李广田诗选〉序》为题发表于《诗刊》第11期,收入1982年8月云南人民出版社版《李广田诗选》。

一九八二年,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五日,回忆1980年9月23日访美时飞临台湾,作诗《飞临台湾上空》,附注:“铁鸟有情,忽然降低高度,让我们大陆乘客得以一瞥我们的台湾岛。这对我是一大兴奋,也激发我断念写诗20多年后,起意写一首新诗。”^①诗作后发表于4月15日《人民日报》,“胡乔木看后很欣赏,来电让卞之琳译成英文”^②。英译 *Flying Over Taiwan* 发表于4月23日《中国日报》和《英语世界》1986年第4期。

四月十二日,作评论《莲出于火:读古苍梧的诗集〈铜莲〉》,称赞该诗集在中文诗集中实属难得,后发表于《读书》第7期。

六月二十四日,作《〈徐志摩选集〉序》,认为徐志摩诗最大特色是基于活的语言而富于音乐性,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4期,收入198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徐志摩选集》,后又发表于《当代》2000年第5期。

七月十四日,应约作《读胡乔木〈诗六首〉随想》,1983年4月21日作《附记》,后一同发表于《诗探索》1982年第4期(推迟至1984年出版)。

七月二十一日,作诗歌《芝加哥登楼遐思》,

回忆访美情形;二十七日,作诗歌《纽约看〈第十二夜〉演出》《罗切斯特城内城外》(9月26日续成)《纽约文游私第荒园》《芝加哥登楼遐思》《波士顿水轩晚眺》《布鲁明屯小机场待发》(10月3日补完);后以《访美杂忆(组诗)》为题,发表于《诗刊》第12期。

七月,诗歌《断章》《一个和尚》,以《卞之琳诗二首》为题(周良沛注解),发表于《星星》诗刊第10期。

八月二十三日,为《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新版弁言》,后收入1983年10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

八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雕虫纪历》(增订版),增加30首诗歌,共计100首。

十一月二十日,作文章《何其芳与〈工作〉》,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小说《山山水水(小说片断)》作《卷头赘语》,后收入1983年12月香港山边社版《山山水水(小说片断)》。

一九八三年,七十三岁。

三月二十三日,作《何其芳与〈汉园集〉》,后发表于万县师范专科学校何其芳研究室内部编印的《何其芳研究资料》第3期,收入1986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版《何其芳研究专集》。

四月四日,回应读者李毅对《莲出于火:读古苍梧的诗集〈铜莲〉》诗歌断句意见,认为李毅断句着重“事物的梦里”,自己断句着重“朦胧的事物”,回信附古苍梧意见,后以《新诗要不要标点?》为题发表于《读书》第6期。

五月十四日,作文章《说“三”道“四”:读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从西诗、旧诗谈到新诗律探索》,后发表于9月18日香港《文汇报》“文艺”版。

五月十七日,为《地图在动》重刊作序言《“小大由之”》,后收入1984年2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万叶散文丛刊 第二辑 丹》。

① 卞之琳:《飞临台湾上空》,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上卷,第164页。

② 徐天:《寂寞卞之琳》,《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6月26日。

五月三十日,作文章《星水微茫忆〈水星〉》,后发表于《读书》第10期。

七月十四日,为《人与诗:忆旧说新》作《卷头小识》,后收入1984年11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人与诗:忆旧说新》。

九月一日,应《文学报》之约谈新诗,后以《为新诗争出好作品》为题发表于《文学报》。

十月,文章《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构不成一对矛盾》发表于《读书》第5期。

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冯文炳选集》作序,称赞废名小说是留给后人的文学精华,后以《〈冯文炳(废名)选集〉序》为题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又以《〈冯文炳文集〉序》为题发表于2000年第5期《当代》杂志。

一九八四年,七十四岁。

五月九日和十四日,作《窗子内外:忆林徽因》,认为林徽小说《九十九度中》是我国早期最像样的意识流小说,后发表于1985年3月10日上海《文汇报》。

五月三十一日,作《徐志摩遗札三件随记》,认为爱国、反封建、讲人道是徐诗的三条积极主线,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万叶散文丛刊 第三辑 霞》。

六月十日,《音尘》《断章》《雨同我》《〈论持久战〉的著作》《西北的青年开荒者》《向水库工程献礼》6首诗以《诗六首》为题,发表于《文汇报月刊》第6期“我们的诗人”专辑。

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雕虫纪历》增订版,共收入诗歌101首,最后一首《血说了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笠耕1982年在“一二·一”文献展览中发现,抄回后,由屠岸分为8句,经卞同意,增订在末尾。“去年屠岸在‘一二·一’文献展览中发现我当时在昆明发表的一则文字,分行录下给我看,我觉得果然象一首还过得去的短诗。这应算是我四十年代仅只写过的一首诗,现在我收入‘另外一辑’,按写作日期,排到最后。”^①

十一月九日,应约为家乡海门汤家乡人民公社编《汤家社志》作序《读志志感》,自谦道:“对祖国,对故乡,为党为人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这本志书,竟也为我列传,只能令我惭愧。”^②该文后收入1996年1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版《海门县志》。

一九八五年,七十五岁。

四月十五日,仿刘禹锡《陋室铭》作散文《漏室鸣》,后配丁聪漫画,发表于6月5日和6日《北京晚报》,引起各界共鸣,也让诗人在普通百姓中有了知名度,看病时医生问:“您就是写《漏室铭》的吧?”^③但诗人认为文章能引起共鸣“主要不是同情我个人的奇遇,而是从中得到了各自情感的发泄,不限于事关普遍的‘漏室’、‘陋室’以至‘无室’”^④。

八月,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发表于山西平定县《平定史志通讯》第16期。

九月四日,作《合璧记趣》,纪念沈尹默给张充和修改的词稿和沈给张的书信分离三十余年,后发表于11月5日《诗书画》第21期。

十一月十二日,作《洗星海纪念附骥小识》,后发表于12月8日《光明日报》。

十一月十四日,观昆剧《题曲》演出,于16日和25日作《题王奉梅演唱〈题曲〉——冬日为“传”字辈昆剧家纪念演出传响》,回想抗战初期张充和录制昆曲名段唱片,1980年访美时张充和重新用磁带转录相赠,并作诗纪念:“风片雨丝怅更听,欣逢“传”梦巧穿《亭》。舞衣歌扇浑无类,定见群峰日日青!”^⑤诗作后发表于11月29、30日《北京晚报》。

十一月二十六日,作书评《有来有往——略评新编〈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后发表于1986年1月4日《文艺报》。

一九八六年,七十六岁。

一月三十一日,为《孙毓棠诗集》作序,赞

①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20页。

② 卞之琳:《读志志感——〈汤家社志〉代序》,江苏省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组编:《卞之琳纪念文集》,第246页,海门:江苏省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

③ 方向明:《斯人可嘉——袁可嘉交游及家世》,《十月》2021年第5期。

④ 姜德明:《送别卞先生》,《寻书偶存》,第20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⑤ 卞之琳:《题王奉梅演唱〈题曲〉——冬日为“传”字辈昆剧家纪念演出传响》,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96页。

扬其诗以气贯长虹风貌展现真实自己,后发表于5月21日石家庄《文论报》第15期。

一月,小说《水远山长》发表于西宁《青海湖》第1期。

三月十六日,作文章《吴兴华的诗与译诗》,认为其诗具有艺术形式发展的历史感,后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

九月九日,作《罗音室主吴世昌谢世志哀》,后发表于9月21日《光明日报》。

一九八七年,七十七岁。

一月四日,作文章《介绍江弱水的几首诗》,称赞其诗融汇现代诗手法和中国古典诗风格,后发表于4月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5辑。

十二月初,作文章《何其芳与诗派》,认为其诗派论述对避免简单化划分诗派有启迪作用,后发表于1988年1月7日《人民日报》。

一九八八年,七十八岁。

三月七日,杂感《饭店“引进”之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大地》。

五月二十七日,作文章《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认为沈从文小说完全成熟后“还称自己的创作为‘习作’,这不仅是谦虚,也可说有象征意义:还得等时间考验”^①,后发表于6月4日《文汇报》。

九月底,作文章《政治美学:追忆朱光潜生平的一段小插曲》,后发表于10月14日上海《文汇报》。

十月十二日,为《十年诗草》作《重印弁言》,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收入1989年3月台湾大雁书店版《十年诗草》。

十一月四日,作文章《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赞誉师陀是善寓激情于反讽的天生小说家,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

十二月三十日,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作《份外附言》,后作为《代前言》,收入1990年6月香港三联书店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又收入1995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卞之琳》。

一九八九年,七十九岁。

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作《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认为叶自我戏剧化的背后是赤子心,后发表于《文汇报》第12期。

一月三十日,作回忆文章《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忆及梁实秋与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双簧戏”,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3期。文章中回忆梁实秋化名“絮如”的“双簧戏”公案,有学者则认为“絮如”实有其人,“双簧戏”并不存在。^②

四月五日至六日,作评论《读宗璞〈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称赞宗璞为小说真正创新开了康庄大道,后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

九月,为梁宗岱86岁生辰作回忆文章《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赞赏梁宗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诗现代化做出贡献,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十一月八日,回忆1982年12月游香港情形,作诗歌《香港小游长洲岛》,后发表于香港1990年《诗双月刊》第1卷第5期。

十一月十八日至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作文章《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熙良》,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一九九〇年,八十岁。

三月十四日,作文章《追忆李健吾的“快马”》,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3期。

六月十四日,作文章《文盲与色盲》,后发表于1991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八月四日,经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河北教育出版社举办“卞之琳学术讨论会”暨《卞之琳与诗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首发式,庆祝卞从事著译活动60周年和80寿辰。同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卞之琳学术讨论会》。同时,《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举办座谈会,于第4期编发文章评述其成就。

八月十三日,作书信《隆情可贵,感怀难抒——函谢巴金兼向诸多好友致意》,向巴金和众好友致谢,声明死后把遗体捐献医院,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后收入200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① 卞之琳:《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65页。

② 参见史建国:《被误认的“双簧”——1937年“看不懂的新文艺”公案考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5期。

版《卞之琳文集》中卷。

一九九一年,八十一岁。

一月十二日,为日文版《卞之琳诗集》作序《难忘的尘缘》,认为秋吉久纪夫把《给前方的神枪手》编译入诗集体现了其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后发表于台湾《联合报》4月9日、10日《联合》副刊,又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4期,收入日本土曜美术社1992年版《现代中国诗人·卞之琳诗集》。

三月十二日,作文章《重探参差均衡律——汉语古今新旧体诗的声律通途》,主张新诗格律化应“循现代汉语说话的自然规律,以契合意组的音组作为诗行的节奏单位,接近而超出旧平仄粘对律,做参差均衡的适当调节,既容畅通的多向渠道,又具回旋的广阔天地”^①,后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第1期,又发表于《诗刊》1993年第3期。诗人自认“是本人《说三道四》后的最重要论诗律文章”^②,其对新诗格律的理论思考,被视为对中国新诗艺术做出的四个贡献之一。^③

五月十日,作《忆“林场茅屋”答谢冯至——复〈冯至专号〉约稿信》,认为《伍子胥》在冯至创作中是突出的一道“弧”和一弯彩虹,后发表于香港《诗双月刊》第2卷第4期“冯至专号”。

五月十六日,应邀为《江苏县邑风物丛书·海门卷》作序言《沧桑琐话》,后收入199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江苏县邑风物丛书·海门卷》,又收入1999年12月江苏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的《海门游子》。

七月十六日,散文《“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忆》发表于《光明日报》。

一九九二年,八十二岁。

三月十二日,作《重温〈讲话〉看现实主义问题》,认为艺术的繁荣应让各种流派、风格和衷共济,后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

五月八日,应邀作《应时答询——我的写作生活近况》,发表于《作家通讯》第2期《文化老人近况》专栏。

八月十五日,作文章《事实也许更有点意思》,后发表于11月15日《香港作家》改版号第26期。

九月二十五日,作《一条界限和另一个方

面:郭沫若诗人百年生辰纪念》,肯定了《女神》“在新诗发展史上划一条界线的历史功绩”,认为郭“不断潜心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千锤百炼它成‘绕指柔’式的诗艺工具,这种精神即当永远可作后来者表率,也就显得青春常在”,^④后发表于《诗刊》第11期。

十二月三日,为纪念冯至88寿辰,作《诗与小说:读冯至创作〈伍子胥〉》,认为冯至小说符合现代世界严肃小说的诗化即散文化创作潮流,后收入1993年6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冯至先生纪念论文集》,又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2期。

一九九三年,八十三岁。

三月十三日,文章《悼冯至》发表于《文汇报读书周报》。篇末挽联排成新诗:“春也要分,秋也要分/伤今岁刚喜迎‘雨水’。/东能融合,西能融合/信八方长翘首‘风旗’。”^⑤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作文章《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自谦有负长者厚望,后发表于《收获》1994年第2期。

十二月二十五日,作评论《徐志摩的“八宝箱”:一笔糊涂账》,主张研究徐志摩要以他的作品为准,后发表于1994年1月15日《文汇报读书周报》。

一九九四年,八十四岁。

三月,书评《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英国诗通史——简介王佐良著〈英国诗史〉》发表于《外国文学》第2期。

五月二十五日,为《人与诗:忆旧说新》作《增订自序》,后于2000年5月5日修改,收入2002年10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版《卞之琳文集》中卷。

① 卞之琳:《奇偶音节组的必要性和参差均衡律的可行性》,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75页。

② 陈丙莹:《卞之琳评传》,第257页。

③ 参见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主编:《卞之琳与诗艺术》,第16页。

④ 卞之琳:《一条界限和另一方面:郭沫若诗人百年生辰纪念》,卞之琳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43页。

⑤ 卞之琳:《悼冯至》,《人与诗:忆旧说新》(增订本),第6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七月,随笔《相干与不相干——谈秋吉久纪夫论〈尺八〉诗》发表于台湾《幼狮文艺》第 7 期。

一九九五年,八十五岁。

一月二十二日,作文章《论白纸黑字》,后发表于 3 月 15 日香港《大公报》。

四月十三日,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向其颁发敬慰奖,奖牌镌刻评语:“诗歌篇篇独具创意,落笔生花,由平实语言精炼出新的感性,提供近代新诗助长的养分。”^①

一九九六年,八十六岁。

六月二十日,为芦焚作品集《果园城》作序,后发表于 1996 年 7 月 6 日、13 日上海《文汇报》,收入 1997 年 4 月珠海出版社出版的芦焚小说集《果园城》。

八月,为作品集《地图在动》作篇目调整,“卞先生对本书的编选,十分关心,在我初拟的选目上,细心圈点,前后书信往返数次,并提供部分作品的原本或修订本,最后才定稿”^②。作品集后由珠海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九月十九日,作诗歌《午夜听夜车环形》,后发表于《诗探索》2005 年第 2 辑。

一九九七年,八十七岁。

三月三十日,作文章《突围小记胡乔木》,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 3 期,又收入当代中国出版社 5 月出版《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一九九八年,八十八岁。

一月十五日,作文章《忆尘无》,后发表于《收获》第 2 期。

一月,《卞之琳代表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之一,由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

四月,作文章《又参商几度:追念罗大冈》,后发表于《随笔》2000 年第 6 期。

八月十三日,作回忆文章《脱帽誌变——追

忆方敬》,后发表于《收获》第 6 期。

一九九九年,八十九岁。

一月,小说《海与泡沫》发表于《名作欣赏》第 1 期。

六月十日,作短文《离合记缘》,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0 期,收入京华出版社 10 月出版《家居北京五十年》。

二〇〇〇年,九十岁。

一月二十一日,中国诗歌学会为其颁发厦新杯首届“中国诗人终身荣誉奖”(与臧克家同获),“旨在肯定和赞扬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及他对我国新诗发展所做出的宝贵贡献”^③。

五月七日,作文章《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琐忆》,后发表于湖南《书屋》第 8 期,为诗人最后一篇文章。

十二月二日凌晨,身体不适送医院急救,上午 9 点 15 分,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小说与音乐互动关系研究”(24BZW1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成才,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龙飞:《卞之琳的诗意人生——写在卞之琳 110 周年诞辰逝世 20 周年之际》,《今晚报》2020 年 12 月 4 日。

② 高恒文:《编后记》,卞之琳:《地图在动》,第 316 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

③ 胡殷红:《臧克家、卞之琳、昌耀、朱增泉获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诗刊》2000 年第 4 期。